

山水情 听月楼 惊梦啼

〔明〕佚名 著

〔清〕佚名 著

〔清〕天花主人 编次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导 读

《山水情》(一名《山水情传》),不分卷,二十二回。不题撰人。此书刻本仅存于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,盖海内孤本也。首有署名“倬庵主人漫题”的序,有残失,仅余百多字。序者真名实姓未详。审书中字体、行款及用字不避“玄”字讳,而间避“检”字(明末崇祯帝讳由检)推测,书当刊于明末或清初顺治间。作者殆亦此间人也。又据所演故事及语言判断,作者可能系江苏人。

书叙北宋熙宁间,洞庭有秀才卫旭霞,至苏州探望母舅,与表兄杜卿云携游支硎,止于一庵。偶见禅房桌上有一尚未写完之诗,爱之遂续之。此诗乃昆山邹言甫之女素琼所作,时其与母及侍女春桃亦在庵中进香。旭霞深慕其才,思得一见,遂与女尼了凡相商从中撮合,佯称为了凡之胞弟,终于得见素琼。时了凡亦被旭霞风流俊雅打动凡情,遂假冒素琼,黑夜与旭霞偷欢。素琼见诗已为人续完,知定为旭霞

山水情·听月楼·惊梦啼

所为，亦深为爱慕。有伽蓝摄旭霞魂，冥冥中与素琼交合。后旭霞中试，时富翁凤来仪有女，欲招其为婿，与花遇春设计骗旭霞至家中以结婚好，旭霞不愿，深夜逃出，欲回苏州。途中为一张道长引进山中。素琼表兄吉彦霄，本旭霞、卿云同窗，亦欲撮合表妹与旭霞。时有媒婆来为素琼提亲，素琼突患音哑之症，未能成婚也。三年后，道长送旭霞入京赴试中第，因曾与了凡污秽禅林，仅得授嘉兴司事。衣锦还乡后，旭霞以道长所赠仙丹治愈素琼哑症，二人终成婚配。后二人竟与道长仙去矣。

此书凡二十余万言，书中情节逻辑紧密，故事曲折生动，语言亦简练耐读。叙卫旭霞与了凡偷情及伽蓝摄旭霞魂与邹素琼交合，稍涉淫秽描写，但为书中情节发展之重要关目，亦不可少之文字也，不得当淫秽文字读之。书成于明末清初，此间正是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之时，因而此书亦未脱时代特色。因此书在国内久无传本，所以少为人知，实亦明末清初之佳人才子小说一派也。小说于清代中叶被禁。

《听月楼》，清代小说，凡二十回，约八万余字。今存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同文堂刊本，又有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忠恕堂、积秀堂刊本，分藏于南京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。不题撰人，有署“桂月”的序。

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是：明朝太仆柯直夫，为人迂拘执拗，有女宝珠，与柯太仆的外甥宣登鳌一见钟情。一日，宣登鳌之父寿诞，宝珠至宣府拜寿，偶见登鳌之诗，欲和之，其父促其速归，遂携诗回家。柯太仆以私奔苟合罪，逼宝珠投江自尽。裴侍郎营救后，收宝珠为义女。宣登鳌听传闻以

为宝珠已死，痛不欲生。裴侍郎令女儿陪宝珠登听月楼读诗，又引登鳌望见宝珠，并嘱其求取功名，方可如愿。后登鳌高中状元，奸相蒋文富欲招其为婿，将他灌醉抬入女儿连城房中，女儿连城触槐而死。皇帝察明真相，处置了奸相，令登鳌与宝珠完婚。

这部作品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，情节亦多牵合杂凑。或因此书有对柯太仆之妾秀林与色鬼蒋国鸾通奸的描写，清政府认为有伤风化，故而禁之。

《惊梦啼》是清初的一部中篇小说，凡六回，约四万余字。有清初刊本，大连图书馆有藏。卷首署“天花主人编次”。天花主人的真实姓名、里籍未详，惟知他尚著有小说《云仙啸》，书前有署“竹溪啸隐题于白堤之草堂”的序。序中说：“《惊梦啼》一说，其名久已脍炙吴门，乙卯秋，其集始成，因嘱予为序。”由此可知，此书当成于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。

小说的主要内容是：明朝末年，嘉善县有个财主金三畏，人称金员外，娶妻强氏，对他拘管甚严，从不敢做苟且之事。但他五十岁上下尚无子嗣，便有了生子的心肠。于是便勾引家中的婢女春桃，和其私下成奸。强氏发觉后，便责打春桃，并把她卖给豆腐馆利大郎为妻，利大郎年轻能干，又忠厚老实，二人成婚不足六个月，春桃生下一子，取名天寄。

镇江有个和尚，法名无相，靠云游化缘，积下千金，欲蓄发还俗。一日，无相见春桃姿色秀丽，便常在门前以募化为由进行挑逗。春桃嫌弃利大郎老实无用，两人便私通起

山水情·听月楼·惊梦啼

来，并合谋逃往外地成家。在出逃之夜，春桃偶得一梦。梦中同无相在外地购置土地房产，成了富翁的无相，对春桃日渐冷漠，又讨一小妾，整日寻欢作乐。春桃气恼，与无相争吵，无相大怒，操刀刺向春桃心窝。春桃大叫一声，一梦惊觉，浑身冷汗淋漓，幡然醒悟，就向利大郎说明无相勾引她私奔之事。夫妻二人设计，吓跑了无相，并得到他的资财。无相咽不下这口气，便到官府告发利大郎骗财。知县传问，春桃便同无相对簿公堂，承认无相将自己勾搭成奸之事。知县严惩了无相，利大郎家所得百金被罚没修桥。此后，春桃与利大郎安稳度日。

《惊梦啼》属于劝善惩恶之作，说明淫者必遭恶报，告诫世人要一心向善，无生淫念。

这部书着重描写淫僧恶行，多涉淫秽之语，而清朝又重佛，这或是遭受禁毁的原因。

(苏铁戈 吕庆业)

本 册 目 次

山 水 情	1
听 月 楼	195
惊 梦 啼	321

目 录

第 一 回 俏书生春游逢丽质	(1)
第 二 回 痴情种梦里悟天缘	(13)
第 三 回 卫旭霞访旧得新欢	(21)
第 四 回 美佳人描真并才子	(32)
第 五 回 太白星指点遇仙丹	(40)
第 六 回 摄尼魂显示阿鼻狱	(48)
第 七 回 东禅寺遇友结金兰	(56)

山水情

- 第 八 回 闹花园蠢奴得佳扇 (63)
-
- 第 九 回 三同袍入试两登科 (71)
-
- 第 十 回 出金阊画铺得双真 (78)
-
- 第 十 一 回 同榜客暗传折桂信 (85)
-
- 第 十 二 回 归故里逃婚遇仙渡 (94)
-
- 第 十 三 回 斗室中诗意传消息 (105)
-
- 第 十 四 回 闻仙阙赐宴命题诗 (115)
-
- 第 十 五 回 递芳庚闻信泪潸然 (123)
-
- 第 十 六 回 对挑绣停针闻恶信 (132)
-
- 第 十 七 回 义仆明冤淑媛病 (139)
-
- 第 十 八 回 金昆联榜锦衣旋 (150)
-
- 第 十 九 回 樱桃口吞丹除哑症 (162)
-
- 第 二 十 回 莫逆友撮合缔朱陈 (169)
-

目 录

第二十一回 求鳳遂奉命荣登任…………… (178)

第二十二回 解组去辟谷超仙界…………… (187)

第一回

俏书生春游逢丽质

上巳踏青佳节，红芳着处争妍。行春游子厌喧填，觅静寒山逢艳。借意千金淑媛，赚成云雨连连。蜂狂蝶闹乐无边，惹得芳心转焰。

——《西江月》

话说人生夫妇一伦，乃是五伦中第一件。假如没有夫妇，哪里有父子？没有父子，哪里有兄弟？没有父子兄弟，哪里有君臣朋友？所以古人说得好，道是：天地，大丈夫也；夫妇，小天地也。以天地比夫妇，夫妇岂不是人生第一件？后面许多姻亲眷属，都在这里起头的。所以人生在世，无论极大的事，即如小小遇合，哪一件不是姻缘？而独是夫妇叫做姻缘？姻缘者，有所缘而方始成姻也。姻缘一事，平平常常，稀稀奇奇，古古怪怪，哪里说得尽也！有以所见为缘的，也有以所闻为缘的，也有以所想为缘的，也有以所梦为缘的，也有以有缘为缘的，也有以无缘为缘的。缘之所

山水情

在，使人可以合，使人可以离；使人可以生而死，死而生。总之，不出小子所说“平平常常，稀稀奇奇，古古怪怪”十二个字中。

我如今说一桩姻缘故事：郎才女貌，两下相当，娶的愿娶，嫁的愿嫁，中间又有人作合，又无不知情的父母从中阻隔，又无奸谋强图兴波作浪，乃不知为甚么缘故，天公偏不许你容易凑就，曲曲折折，颠颠倒倒，直到山穷水尽时节，方始相合。这也是稗史中一桩好听的事。

那件故事，却在宋熙宁间。姑苏县洞庭东山，有一个姓卫名彩字旭霞的年少秀才。其父卫勤，字匡国，是个贡士出身，做过孝丰县知县。夫人是苏州蔚溪杜家之女，止生得这旭霞一子。旭霞在十七岁上，不幸父母相继而亡。既无叔伯，又鲜兄弟，茕茕孤守，唯一主一仆居于长圻十里梅旁之村舍。为人潇洒脱俗，胸储二酉，学富五车，面庞俊俏，人材飘逸。每每出去游玩，男人见了则称羨不已，女子见了则向慕靡穷。

一日，渡湖到郡去探望母舅。住下几日，恰遇三月上巳，踏青佳节，同了表兄杜卿云，步出阊门，去游支硎。一路上喜得风和日暖，桃柳芳菲；来往游人，舟舆络绎，士女骈阗。

两人也不乘轿，走到观音街上，摩肩擦背的挤至殿中，玩了一会。见这起人挨挤得狠，旭霞对卿云道：“我们何苦也在人丛中挤轧？寻一个僻静所在去坐一回，倒也适意。”卿云道：“使得。待我领表弟到寒山去，有个尼姑静室在那边。这所在幽闲僻静，妙不可言。更于这庵主了凡是相认的，此去自然有茶吃。”旭霞道：“既如此，乃极妙之事。表

兄何不早说？但可有标致尼姑在里边么？”卿云道：“不瞒表兄说，这了凡师兄弟两个，真正俊俏得紧，只怕表弟见了要动火，空咽涎唾哩！”旭霞道：“休得取笑，我们快去！”

说罢，两人出了山门，携手缓步走到近庵的所在，见一石上摹勒“寒山”二字。旭霞看过，乃惊讶道：“原来唐时杜牧有‘远上寒山石径斜’之作，就是此处！果然幽雅，名不虚传。”

两人互相赞叹了一回，遂同走到尼庵门首。但见禅扉洞启，轻轻的步入回廊。恰好尼姑听得犬吠走出来，劈面撞着了两个俊俏书生，乃道：“杜相公许久不见，今日何缘得到草茅？请到佛堂里去随喜。”杜、卫二人见了这尼姑丰姿秀美，体态幽闲，暗里顿觉动情，喜不自胜；一径随了尼姑步入佛堂去，假惺惺的参拜了大士，起身来向了凡作过揖坐下。

卿云启口道：“师父一向好么？”了凡乃叹口气道：“蒙相公问及，但小尼因前世不修，得陷入空门，日夜受清苦，有甚好处？”卿云道：“既如此，今世着实修修，行些方便，结些善缘，来世自然不复入空门受孤单了。”了凡道：“休得取笑。敢问这位相公尊姓？”卿云道：“是我的表弟，姓卫，字叫旭霞。”了凡又道：“尊居住哪里？”卿云道：“住在洞庭东山，年方弱冠，尚未曾有室。师父替他做个媒人。”了凡道：“相公们俱是名门旧族，怕做媒的少，要小尼做？休得又来取笑。”卿云道：“今年我们表兄弟进京去乡试，倘得中了，荐他来做护法可好么？”了凡道：“相公此去，自然名登金榜的，但是怎肯到荒山来做护法？”说罢，了凡只管注目相盼旭霞。旭霞亦不免着眼了凡，两边眉来眼去一回。

山水情

了凡去拿茶吃过，正欲引进斗室中去，再用果茶，却见外面气胸胸的跑一个老苍头进来。仔细一看，竟是杜家使者。那老苍头见了家主乃道：“我哪一处不寻到？早是我记着相公年年游山，要到这里来吃茶的。不然，这样人山人海的所在，就是仙人也难寻着。”卿云道：“家中有焦急事，特着你来？”苍头道：“不要说起。大相公才出得门，不知大娘娘因甚忽然放死起来；叫唤多时，方得苏醒。老相公分付：请相公速速回去。”卿云听了，遂吃一惊，乃对旭霞道：“游兴正浓，闻此急信，只得回去了，怎处？”旭霞道：“游玩本非正事，表嫂之恙要紧，还该作速回去。”卿云道：“但因兄之事，而扫表弟之兴，奈何？”旭霞道：“这个何妨？目下喜得天色尚早，不若表兄同尊价先归，让弟独自畅游一回，抵暮步回。此实为两便者。”卿云道：“如此倒好。但是失陪莫罪。”说罢，竟自别过，慌慌忙忙的去，只剩得旭霞在庵。

不道是了凡乍会间竟看上了旭霞，见得卿云去了，也竟不在心上，仍旧留这卫旭霞进去，说道：“如今请到里面去坐，待小尼打饼来吃。”旭霞道：“初会怎好相扰？”了凡道：“不瞒相公说，那杜相公时常来吃的，只是寒山淡薄，有慢莫怪。”说罢，遂领了旭霞曲曲折折走到斗室中去，教他坐下，自己拽上了门，往厨下去了。

旭霞独在室中，思想这尼姑古怪，在那里走来走去的忖度。瞥见壁后另有一室，在门缝里悄悄偷瞧，庭中红芳烂漫。轻轻推开了门，挨身进去。这室中精雅莫比。走下庭阶，见一树海棠开得娇媚，实为可爱。玩过一回，复入室来，又见一榻铺设得华丽非常，罗帐金钩，锦衾绣枕，此时惊骇无已，遂暗想道：“不信这尼姑如此受用！”又想一想

第一回

道：“出家人不该用这艳丽之物。”正迟疑间，走近桌边细玩，真个窗明几净，笔砚精良。见这桌上押着一片笺儿，上面写着“赋得露滴花梢鸟梦惊”之句，又暗想道：“此更奇怪了！这样雅致诗题，难道那尼姑也晓推敲的？只恐不是。如今我也不管，也恰好有笔砚在此，又值我诗兴方浓，不免趁此题作两首在上，少不得有着落的。”想罢，即研墨润笔，吟成二首，写于笺上，诗曰：

露滴花梢鸟梦惊，纸窗斜月正微明。
凄凄恒忆巫山女，独卧萧萧听竹声。

其二：

月落窗虚竹影横，龙涎余香看云生。
短檠明灭闲相照，露滴花梢鸟梦惊。

写毕，又念过一遍，仍旧押于桌上，悄悄的拽上了门，原到斗室中坐下，踌躇费想。

只见那了凡同着一个婆子，掇了茶果饼食，自己捧了一壶茶，出来同旭霞对面坐下。吃过几杯，旭霞道：“贵庵有几位师父？”了凡道：“还有一个师弟云仙，便是两个住下。”旭霞又问道：“两位的青春几何了？”了凡笑一笑道：“小尼今年二十四岁了，师弟止得二十岁来。”旭霞道：“可惜这样年少，都出了家！方才说令师弟，可肯请出来一会么？”了凡道：“今日出去了。”旭霞道：“小生缘浅，恰好不相值。”了凡道是就来的。旭霞道：“到哪里去了？”了凡道：“近日

山水情

昆山有个姓邬老爷的夫人同了素琼小姐在小庵作寓，镇日出去游玩的。今早师弟同他们到花山去了。”旭霞道：“昆山哪个姓邬的乡宦？”了凡道：“小尼一时记不起他表号。就是广州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，因水土不服，去得三个月，就死于任所的。”旭霞道：“原来就是邬吉甫老先生。”了凡道：“还是相公读书人相知广，倒晓得他的号儿。如今他的奶奶又没儿子，只有这素琼小姐作伴，年年春里要到小庵来的。”旭霞道：“敢问他的小姐几岁了？容貌何如？曾适人否？”了凡道：“若问那小姐的年纪，正得十七岁，尚未曾适人。若要谈他的容貌，教小尼怎个形容得尽？待我慢慢的说与相公知道。那小姐真正生得眼含秋水，眉分翠羽，杏脸桃腮，柳腰藕臂。更于那柔荑十指，出袖纤纤；娇软金莲两瓣，落地稳稳无声；且又词赋都佳，琴棋书画，靡一不精者，就是古时的王嫫、西子，小尼虽不曾见，谅来也不过如斯。不要说男子们见了魄散魂消，就是小尼辈见了，也觉可爱。”旭霞道：“依师父说来，是个倾国倾城之色了。”了凡又道：“相公，这个小姐是贵人之女，聪明娇好，也是当然的，不必去羡他。谁知她有一个侍女春桃，□□□□与小姐不相上下，兼且从幼同小姐读书写字，□□虽不能勾一般吟诗作赋，启口惯要谈今说古。相公，你道好不诧异，好不动人情也！”旭霞道：“世间不信有此二妙！倘他归庵时，可能赐小生一面否？”了凡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在小尼身上，包你相见。”旭霞道：“小生若得他的芳容一睹，来日就死，也不教作虚生人世了。”了凡道：“相公小小年纪，说出色中饿鬼的话来。”旭霞道：“师父，小生还有一言熟商。他们归来，见我是个男子，就要生疑了。”了凡定睛一想，道：“有了！不如我与

第一回

你权认了姊弟，便于相见那时好从中帮衬，尽教你眉来眼去，使那老夫人不生疑虑之心。”旭霞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不要说认姊弟，就是拜师父做娘，小生也情愿。”说罢，即将双膝跪于地下。那了凡见如此光景，满身都麻了，竟自一把抱住旭霞，亲上几个嘴。旭霞此时意思，也觉着口的，但是心里存着要求功名的念头，道是替尼姑做了事，终身蹭蹬的，只得硬妆乔的推开了。

了凡乃道：“好个嫩猫儿，有荤在口边不要吃！”遂暗想道：“待我停一回，算个妙计，今晚留他住下，不怕他不上我的钩。难道与他歪缠了半日，白白里放他去了，倒教我害相思不成？”

想罢，正欲复谈，只听得外面叫一声：“师兄，奶奶、小姐回来了！”了凡答应一声，忙叫婆子收了茶果，打扫干净了，抽身走到殿上。见了老夫人，乃道：“奶奶、小姐回来了。今日花山之游可畅么？”老夫人道：“幸喜游人稍稀，亏这云仙师父引道，都遍游到了。”说罢，遂问道：“师父在里边有恁政事？”了凡道：“今早小尼的弟子来探望，陪他在里边，故尔失迎了。”老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令弟几岁了？”了凡道：“今年甫弱冠，是个有名的少年秀才，但境处孤贫，尚未受室。”夫人道：“我一向不曾晓得师父有这样一个好令弟在那边。”云仙听得了，暗里也觉好笑，乃接口道：“连小尼同住的也是。”了凡对着云仙，把眼色一丢，云仙便缩了口。了凡道：“待我去唤他出来见奶奶的礼。”老夫人道：“不消惊动他了。”了凡道：“岂有在这里不出来相见的？”说罢，竟自进去。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姐退后些儿。”素琼听了母亲之言，叫了春桃，同躲在遮堂后边。

山水情

谁知了凡领了旭霞，倒开了正门，竟从遮堂后走出来，劈面撞着了素琼小姐，急得她没处躲避。了凡道：“小姐不要踌躇，待舍弟去见了奶奶，少不得也要作揖的。”遂引上殿去。旭霞见了老夫人，深深的作过揖，思想要亲近他小姐，启口就奉承他几句道：“晚侄的家姐蒙奶奶护法，使彼衣食有赖，得固守清规，皆奶奶覆庇之恩。不要说家姐感激，就是晚侄，亦当效啣结。”老夫人谦逊了几句。了凡即对旭霞道：“随我来，一发见了小姐的礼。”老夫人一把扯住道：“这个不消了！”了凡道：“奶奶不妨，必然要相见的。”老夫人被强不过，只得放手。那卫旭霞犹如得了赦书的，喜孜孜走到遮堂后去。见了素琼，仔细一看，恭恭敬敬地作了揖，大家偷瞧一回。旭霞撒身转来，又与云仙相见过。

老夫人见得在佛堂里男女混杂，殊觉不雅，遂叫了两尼，一同竟到里面去了。只剩得旭霞在外，于壁缝里东张西望，虚空摹拟，好不寂寞！真个是：

暮地里撞着了五百年风流孽冤，
忽然而别去了瑶池上袅娜天仙。

却说夫人、小姐进去，就坐在旭霞先前吃茶的所在吃点心。不道那小姐出去游玩了半日，一到里边，急忙走入卧室去。走近桌边，开了镜台，整整头面，瞥眼转来，只见这片笺儿写满楷书在上。素琼此时吓呆了，想道：“这诗题昨晚是我拟的，正欲推敲，因神思困倦，搁笔而睡。今早又值母亲催促起身，所以不曾收拾得。不知何人敢尔大胆，闯入此室。待我细看笺上便知端的。”乃念过一遍，知是两首绝句：